

常务副市长家外有家 还大操大办

中央国家机关援青干部张标四年半狂敛四千余万元 12万的手表瞧不上



张标，男，1979年2月出生，2000年8月参加工作，200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二处副处长，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援青），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德令哈工业园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正处级）。

2020年10月27日，海西州纪委监委对张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依法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6月，经州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州委批准，给予张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援青干部，张标在任职德令哈期间不掩对金钱的渴望、不拒美色的诱惑，在四年半时间里疯狂敛财四千余万元，为购买豪宅名车、取悦特定关系人、保障两个家庭，在违纪违法的路上狂奔，最终走向不归路。

三观扭曲，在心为物役中日渐腐化 喜欢买大房子，自己设计装修，反复品味装修效果

“我的‘总开关’出了大问题，犯错误不可避免。”反思自己腐化堕落的过程，张标忏悔道。实际上，“有了权，就要用来追求个人利益”的想法很早就在张标心里扎下了根。

张标幼时生活艰难，母亲早逝，还有一个比他小10岁的妹妹，这种境遇让他梦想成为“有钱人”，不再过穷日子、苦日子。张标自我剖析道，“这种对金钱的极度渴望，也为后来我的迅速腐败堕落埋下了伏笔。”

2007年，张标考入国家部委，从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稽查工作。“出差多、检查多，所到之处都有专人接待，回来的时候也会顺点、拿点。”张标坦言道，“接触的地方领导多了以后，我便开始飘飘然，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刚收礼时，我还不好意思，后面就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有些单位送得少了、档次低了。”就这样，他迷失在大吃大喝、灯红酒绿中，追求享乐，逐渐堕落腐化。

“张标有着极强的虚荣心和占有欲，他对物质的追求更多表现在买大房子上。”办案人员说。2010年，张标在北京拥有了第一套住宅，因为户型小，居住空间非常狭窄，住上大房子成了他那时最大的追求。因此，在索贿千万元后，张标就在西安购买了三套房产，总额超过1700万元。这几套房产，张标都亲自设计装修，像欣赏作品一样反复品味装修效果。

“就像有些人收钱之后不花，放在一处，数来数去，品味金钱的滋味。我就喜欢欣赏自己的装修设计，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别的

腐败分子是‘现金保管员’，我就是‘房产管理员’。管了几年，原物交公！我真成为连自己都笑话的小丑和罪人。”提及此，张标自嘲道。

2013年8月，张标被组织以援青身份派往青海省玉树州参与援建，牵头引进了全省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受到当地认可。想要在仕途上有更大发展、实现“一旦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就要把钱挣”人生目标的张标将填满私欲的钱权交易美化为投身海西州建设的“一腔热血”，人前一套背一套。

“那时我认为人生无常，要及时享乐，总觉得只有赚大钱才能体现人生价值，但在人前，又不断讲情怀、讲奋斗，现在想想都觉得羞愧。”张标说。

2016年5月，张标留在德令哈市任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局有时多达十多个，次年初兼任德令哈工业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双常务”让他拥有了重要的话语权和决定权。然而，这些权力却被他异化为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大肆敛财的途径。

从政是一种事业追求。张标没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既要从政，又想发财，最后只能沦为让人指脊梁骨的赃官、贪官。“我三观扭曲，一直把‘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有权就要有钱’挂在嘴上，共产党人的信仰全无，辜负了组织的培养，最终走向自我灭亡的腐败不归路，可恶可悲！”张标忏悔道。

欲壑难填，四年半狂敛四千余万元 小钱、等闲物品入不了他眼，12万元手表瞧不上

同一公司，7次，1486万元，这些数字记录了张标初到德令哈市任职15个月间的“疯狂”人生。

“有钱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三观不正的张标在留任德令哈市后毫不掩饰对金钱的渴望。他在15个月时间里，分7次向北京某公司德令哈分公司索要1486万元。据办案人员介绍，该公司因承建世界海拔最高的有轨电车——德令哈市新能源有轨电车示范线项目而被张标盯上，成为他的“提款机”，该公司也是被张标索贿数额最多的公司。

2016年9月，张标作为协调安排开展德令哈市新能源有轨电车示范线项目前期工作的负责人、项目建设运营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长，第一次以“借”的名义向该公司索要36万元，很快，这笔钱就到手了。

“第一次要钱就这么顺利，我都不敢相信。”张标坦言道。“小试身手”后，他变得肆无忌惮，愈加“疯狂”。

2个月后，他撇开“借”的名头，直接向该公司索要200万元，见该公司非常“配合”，张标又于2017年1月向其索要400万元，接着，3月索要60万元、4月索要300万元、5月索要460万元，直至9月索要30万元后，他才稍事收手，转而将“黑手”伸向了另一家公司。

千万元轻松到手，张标贪欲大开，他已然不满足小打小闹。此时，乌兰县某文化公司老板范某某进入他的视野。2016年底，张标利用职务便利，为该公司办理新建预拌混凝土搅拌站一事提供帮助，自此双方搭上了线，开启了长期“互利”合作。

2017年初，范某某想在新能源有轨电车示范线项目上分一杯羹，但因一直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北京某公司德令哈分公司一直拒绝与其签订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基于前期的“愉快合作”，范某某又找到张标，并承诺事后给予其感谢费。张标正想要这笔钱，二话不说便出面为他“站台”，给德令哈市住建局打招呼，向其违规发放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并促成两

家公司签订合同。此后，张标又通过先建后招投标的形式让范某某成功承揽德令哈市绿色产业园人才公寓装修、金光大道二期等5个项目，合同价总计达1.51亿元。

事情办成后，张标也将范某某看作了自己的“钱袋子”。在近4年时间里索要1435万元，直到被留置前的一个月他仍向范某某索要60万元，范某某因资金紧张只得先给其20万元了事。

“梳理张标涉嫌受贿犯罪问题，有一笔钱不能不提，这也是他单笔受贿数额最大的一笔。”办案人员介绍，2017年初，北京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即将入驻德令哈工业园，德令哈市政府收购了某枸杞公司的厂房、生产设备、职工宿舍楼等资产。转让合同签订后，该枸杞公司董事肖某某又提出让张标帮忙将其拥有的部分枸杞提取、榨汁等设备一并收购，转让价格再提高1000万元，许诺事成之后愿给予好处，张标当场同意，立即安排下属操办此事。事成后，张标从肖某某处拿到700万元。

大肆敛财后，张标在“追求奢靡享乐”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些许小钱、等闲物品根本入不了他的眼。据办案人员介绍，张标利用职务影响力，在各种场合多次为某天然气公司“站台”，又为该公司入驻德令哈工业园，参与竞争供气业务提供帮助，收受25万元现金。该公司送给他一块价值近12万元的手表，他极度不满意，觉得这个公司没有诚意，又向其索要了一块价值35万元的手表。

张标将手中的权力“明码标价”，在每一次为私营企业主提供帮助后，他都马上打电话索要好处费，不遮不掩，无所顾忌。据查，在德令哈市任职四年半时间里，张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私营企业主谋取利益，换来了四千余万元的好处费。

“这一笔笔算下来真是触目惊心，我都不知道我收了这么多钱，简直是国家的罪人、社会的蛀虫，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在听到自己的贪腐数额后，张标一时间呆住了，而后他对着办案人员痛哭流涕，痛骂自己。

家外有家，疯狂的最后是穷途末路 胆大妄为，涉嫌重婚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张标的任性妄为不仅体现在对金钱的追求上，也体现在对生活纪律的无视上。他胆大妄为，甚至涉嫌重婚罪，目前已被海西州公安局立案侦查。”办案人员说。

2017年4月，张标化名“张香涛”，在已有合法配偶的情况下，仍然与特定关系人李某举办婚礼，还育有一名私生子。

家外有家，其他人都唯恐“蔽”之不及，张标却大大方方、大操大办。他坦言道，“我是一个野性和匪气很重的人，做事冲动、任性胡为、不计后果，追求她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方，表达自己的诚意，买房子、买豪车。一时兴起，说买就买，根本没有脑子。为了给她一个交代，与她的婚礼也是大操大办，不顾社会影响。”

据办案人员介绍，张标没有时间陪伴李某，就用大量金钱、奢侈生活来弥补，用外出包车豪游等方式满足李某的各种要求。随着私生子的出生，为补偿，也为保障母子的物质生活，他更加肆无忌惮敛财、走向疯狂。

“2017年是我迅速走向腐败的一年，在违纪违法路上‘一骑绝尘’。”张标说。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私欲，他疯狂索要高额好处费；为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一套接一套地买大房子、一辆又一辆地换豪车；在工作中，他更是口气狂妄、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甚至为了不法商人的利益，不管不顾别人看法，以致关于他的举报信大量出现。

领导、妻子、父亲都曾劝他收手回头，但那时的张标处于追求金钱、享受奢靡生活的病态癫狂中，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好言相劝。谈及此，他忏悔道：“当时几百万的钱就敢收，就不害怕？真如吸了毒一般，疯狂！癫狂！”然而，疯狂的最后，就是不归路。

张标之所以如此疯狂，除了性格上的冲动、不理智外，还有其对纪法的无知无畏。在忏悔书中他提到：“有了权力之后，我整个人像一只气球一样迅速被吹起来，开始往空中飘，挣脱了纪法红线的约束，越飘越高，直至看着自己在空中毁灭消失。”

张标大部分时间用于搞腐败、拉关系，根本没心思学习党内法规和有关法律。“我总认为红线、底线都是给别人设的，海西州、德令哈市地处高原偏远民族地区，海西的反腐力度会松很多，自己又曾在国家部委工作，在这种地方没什么好怕的。”就这样，张标触底线、越红线，在违纪违法的路上不断狂奔。

2020年8月，青海省、海西州因木里矿区非法采煤问题掀起反腐风暴，15名干部被查处，其中包括4名省管干部。反腐高压让张标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他惶惶不可终日，有了最后再捞一笔尽快离开德令哈的想法，“我深知自己受贿金额太大、事项太多，已经很难掩盖，问题开始慢慢暴露，被查处只是早晚的事。”2020年9月，张标向范某某索要60万元，并着手准备“跑路”。雷霆万钧的反腐力度没能制止他一再伸出的手，他仍然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可以再调回国家部委安全着陆。

2020年10月，张标被留置，他的疯狂人生终于按下了“停止键”。“痛心疾首，痛不欲生！再多的悔恨都已晚矣！”他忏悔道，“被查处就像患了重病的病人被收进医院，查明自己的病情，由组织开出治疗方案，根除身上腐败堕落的病灶，希望接受完应得的惩罚后，还可以重新回归社会，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清清白白做人。”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